

中华传世小说精品

艳书文库



中华传世小说精品

第三辑 艳书文库

石 媛 女  
春 楼 玉  
悟 流 风

清 海人独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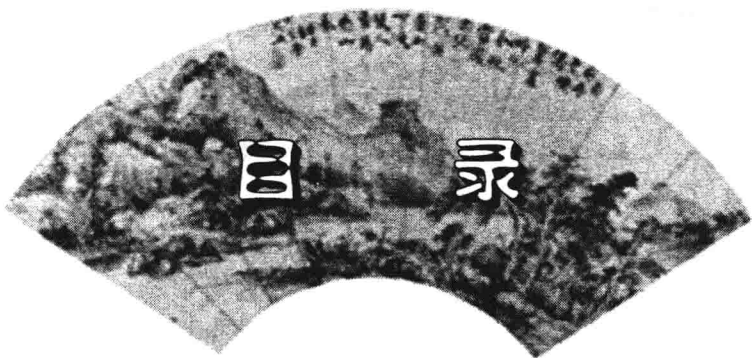
清 坐花散人

清 无名氏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女  
媧  
石

清  
海  
天  
独  
啸  
子  
编



女 媧 石

- 第 一 回 感时势唤起女真人  
      祷英雌祭陨天空石 ..... ( 1 )
- 第 二 回 痛国难假扮歌妓  
      探宫帷巧遇嬖优 ..... ( 6 )
- 第 三 回 秋娘重逢故人  
      瑶瑟两刺太后 ..... (12)
- 第 四 回 扮男子瑶瑟出逃  
      遇洋人凤葵闹店 ..... (16)
- 第 五 回 捉女妖君主下诏  
      挥义拳侠女就擒 ..... (20)

- 第六回 天香院女界壮观  
秦夫人科学独辟 ..... (23)
- 第七回 刺民贼全国褫魂  
谈宗旨二侠入党 ..... (28)
- 第八回 触党忌连破酒色戒  
示金言大施因材心 ..... (33)
- 第九回 秦夫人发明电马  
瑶女士误击气球 ..... (39)
- 第十回 湘云大开洗脑铺  
瑶瑟参观国医场 ..... (44)
- 第十一回 瑶瑟席中晤快人  
琼仙后园比武器 ..... (48)
- 第十二回 阿妹负气三却姐命  
女杰求学夜半出逃 ..... (53)
- 第十三回 淡花村大卖维新菜  
演说坛祸及来宾身 ..... (57)
- 第十四回 捉革命追赶女豪  
屠男类截杀古渡 ..... (62)
- 第十五回 绮琴抵掌论音乐  
水母当筵动急泪 ..... (66)
- 第十六回 发痴梦哀诉来明女  
动笑声静中悟本元 ..... (72)

风 流 悟

- 第一回 图佳偶不识假女是真男  
悟幼圉失却美人存丑妇 ..... (79)
- 第二回 以妻易妻暗中交易  
矢节失节死后重逢 ..... (97)
- 第三回 花社女春官三推鼎甲  
客籍男西子屡掇巍科 ..... (115)
- 第四回 莫拿我惯遭国法  
贼都头屡建奇功 ..... (132)
- 第五回 百花庵双尼私获隼  
孤注汉得子更成名 ..... (158)
- 第六回 活花报活人变畜  
现因果现世偿妻 ..... (175)
- 第七回 伉俪无情丽春院元君雪愤  
淫冤得白蕊珠宫二美酬恩 ..... (195)
- 第八回 买媒说合盖为楼前羡慕  
疑鬼惊途那知死后还魂 ..... (211)

玉楼春

- 第 一 回 小孟尝诗酒订盟  
大奸雄睚眦中祸 ..... (231)
- 第 二 回 玉口神奇术成名  
痴秀才穷途哭遇 ..... (236)
- 第 三 回 遭绿林雪中逢侠  
访大盗计成就擒 ..... (241)
- 第 四 回 忆夫君遣童寻觅  
登黄堂暮夜遗金 ..... (248)
- 第 五 回 奇道人半杯熄焰  
兰面鬼一网摧贤 ..... (256)
- 第 六 回 全友谊太守弃官  
避奸锋英雄遇旧 ..... (262)
- 第 七 回 邵解元改妆潜踪  
福寿庵供修佛事 ..... (266)
- 第 八 回 入桃园奇逢双美  
温翠被先退春光 ..... (272)
- 第 九 回 赏雪筵题诗索醉  
入罗帏弄假成真 ..... (279)

中华传世小说精品

- 第十回 暗相思两人酬和  
明说破各自痴迷····· (285)
- 第十一回 说风情互谐得趣  
理丝桐迭奏说玄····· (291)
- 第十二回 掩楼房喜生贵子  
遭毒棒气死憨郎····· (298)
- 第十三回 高大尹妙计怜才  
痴公子弄巧成拙····· (305)
- 第十四回 霍孝女途舟跨凤  
老忠臣白日归天····· (315)
- 第十五回 狮吼时炎凉历尽  
鹿鸣日丽艳联芳····· (321)
- 第十六回 访亲围误入花宫  
落火坑狂淫禅院····· (328)
- 第十七回 老封君观诗忆子  
小公子得意回乡····· (333)
- 第十八回 祁道尊搅穿欲海  
旧解元再步蟾宫····· (337)
- 第十九回 冰仙泮父子同登  
彩丝牵夫妻重会····· (343)
- 第二十回 风流种爱友离宫  
英秀童舍身救主····· (349)
- 第二十一回 真为主曲意调情  
伪践盟荐贤自代····· (355)



- 第二十二回 探花郎露尾藏头  
势利婆改弦易辙····· (362)
- 第二十三回 美奇逢骨肉团圆  
立异绩俘囚捷奏····· (368)
- 第二十四回 弃功名物外逍遥  
喜团圆人间行乐····· (375)

# 第一回 感时势唤起女真人 祷英雌祭陨天空石

话说中国有个女史，姓钱，名挹芳，年纪才得二九。生得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生平爱读些书史，讲些政治学问。止见中国腐败危弱，好不担忧。旁边有些强国，今日唱着瓜分，明日唱着压服。虽有一般爱国志士，却毫没点实力。日日讲救国，时时倡革命，都是虚虚幌幌，造点风潮。这位女史真个感慨迸作，悲愤交集。

一日，忽阅欧洲历史，看到埃及女王苦略帕辣一段，不觉长叹一声道：“唉！世界上的势力全归女子，那有男子能成事的么？你看苦略帕辣，她的外交手段，战事权谋，便是绝世英雄也要逊她一着。咳！这样看来，什么革命军，自由血，除了女子，更有何人？况且，今日时代比十九世纪更不相同。君主的手段越辣，外面的风潮越紧，断非男子那副粗脑做得到的。从今以后，但愿我二万万女同胞，将这国家重任一肩担起，不许半个男子前来问鼎。咳！我中国或者有救哩！”说罢，顺手取着一枝笔，便在书上写就一首吊埃及女王的诗道：

惨莫惨于亡国恨，百劫江山几争战。数尽人材到巾帼，长使英雄泪如线。英雄气尽鼓声死，骄虏纵横须发指。娘子军前气不扬，将军麾下色欲沮。虞兮虞兮奈若何？拚将一死报国多。便教头颅成竖子，是谁肝胆继眉蛾？我亦遍索古今史，下至武后上

诸吕。雄王雌霸民运微，翘首中原事如此。吁嗟！

安得素手纤纤，左金戈右桴鼓，赤洗我国民之耻。

到了次日，便做篇女子世界文，登在《女学报》上。第一项说道：“女子是上帝的骄子，有一种天赋的能力，不容他英雄豪杰，不入我的彀中。”第二项说道：“今日世界，教育经济，以及理想性质，都是女子强过男子。”第三项说道：“男子有一分才干，止造得一分势力。女子有了一分才干，更加以姿色柔术，种种辅助物件，便可得十分势力。”自从这话一出，把个老大帝国，大大震动。都说男子无用了，要想我国自尊独立，除非是女真人出世方可。内中有好些出洋女学生，设立几个女子革命会，鼓吹革命风潮，真个波涛掀舞，风云变色。也有意气扬扬，把罗兰约翰亚尔德自命的；也有烧香拜佛，祷求女英雄降世的。这时，正当混沌二十九年，有个两湖制军，姓首，名臣节。这人最喜残杀志士。当日打听这个消息，好生欢喜，即时奏闻当国的胡太后，请速降旨，着各省督抚，严加斩杀。

话说那位胡太后，这日正在宫内与太监作耍。忽然接到这封奏章，拿在手中，举眼望了一望。望见疏中有道：妇女以无才为德，何敢妄与国政？不觉大怒，将奏折扯为粉碎，掷于地下道：“这奴才说什么革命不革命，分明指斥咱们！咱们两抚孤主，难道管不得国家的事情吗？”说未了，忽然旁面走出一个亲王，上前跪奏道：“老佛爷息怒，容奴才细禀。奴才接到各省督抚信息，都说有好些妇女聚党立会，声言革命。今日若不严办，将来我家饭碗定当破在他手。老佛爷还要以祖宗产业为重。”胡太后嘎嘎大笑道：“是咯！我说你们到了这样世界，定有什么国家大事奏与咱们听听，原来为的几个女孩儿们。咱们也是妇女，你又怎样？”这句话说得那个亲王，汗流满面，

千头万头的磕，连称：“奴才万死！”忽然一个宫女上前跪奏道：“启奏老佛爷，这件事情，婢子也曾听闻。前日大师兄对婢子说：‘我国帝星明亮，将星光彩，金莲圣母，合当降世。’现今满城内外，设立醮坛，施放花烛，祈求女将临凡，辅助老佛爷，做个世界主母。”说未了，喜得胡太后手舞足蹈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好，好！咱们也想这样。可传咱们的谕旨：着工部建立醮坛。咱们也要祈求祈求！”说罢，又指着亲王骂道：“你们这些奴才，白白做了男子，弄得国家这么样儿！从今以后，瞧瞧咱们妇女罢！”吓得亲王那里还敢出声，连忙唯唯谢罪，抱鼠头而退。

过了两三日，果然文华门外建立一座大大的醮坛，高有百来丈，宽有两三里，四面悬挂旗帜，随风缭绕（飘摇）。中间铺置灯彩，光辉闪烁。上面写着一块匾额，端端的四字道“得雌而霸”。真个五色闪朝日，万彩撑夕阳，好不豁气。少时，太后驾到。前面许多侍臣骑马护卫，后面许多宫女乘舆相从。威威武武，来到醮坛之下，将仪卫站住。太后下了凤辇，直登醮坛。向着天，福了几福。礼部在旁，又读了好些祷告的文。内中都是些男子主世已久，气运已衰，要求天公降些英雄女子，应运立极，整顿国政的话。设祭未终，忽然半空之中霹雳一声，天崩地裂。一团黑影，流光四射，从空而坠。两旁看的百姓，打死不知其数。吓得太后魂飞魄散，倒在坛上。没有一时，忽又风静云和，天宇清明。

众侍臣下坛观看，乃是一块大石，四面玲珑，祥光万道，瑞气千条。上面有三个大字，确是古代蝌蚪。侍臣慌忙来奏。止见胡太后兀自惊神未定，面无人色。两个侍女，夹扶而坐。闻听这言，好生奇异，即着侍臣，雇领人夫抬进宫内，自己复乘凤辇回宫。

不图这件事情，一时电传各国，各派有名天文师前来考究。有说天空流石，常有落下，不足怪的；有说天空陨石，各国都有，那有这等光彩。考其体质，及其落的速度，必定从月球来的。一连考究许久，你执一说，我主一端，害得胡太后越发疑上加疑。即下一个上谕道：“有人认出这石的，赏赐举人。”自从这谕一出，便有许多应募，大臣保举的也不计其数。太后一一召来问讫，却都说得支支离离，不合太后的心意。忽然一个大臣，上前跪奏道：“臣保一人，可破此惑。那人姓茹，名古师，生平爱讲金石、钟鼎，古代文字一见便知。若能认出这三个大字，这石来历，自然清白。伏请皇太后定夺。”胡太后喜道：“呵！你们有什么好人，快与咱们召来！”那大臣即时叩头而退。

不一时，带领一个人来。身材短小，须发苍白，背隆腰倭，远远地望着胡太后，磕了几个响头。唱道：“请皇太后圣安！”唱罢，爬起身来，溜到石头边前。左一相，右一瞧，足足瞧了一晌。又在袖中取出两本书来，对了一对。走到太后跟前，跪奏道：“启奏皇太后。臣谨按秦钟、汉鼎、禹碑……”太后作色道：“认出了，好好儿说来，别要支支吾吾，咱们不爱听。”慌得茹古师呆了半晌，方才吞吐说道：“这叫女娲石。”那位大臣慌忙从旁奏道：“恭贺皇太后，女娲石下降，应主慈圣中兴之兆。”太后听了，喜得目笑神扬，乐不可言。即在袖内拿出一张纸条，递与那大臣道：“好，好！这还是个读书人，赏他一个举人罢！”茹古师欢欢喜喜，谢恩而退。次日，便有许多大臣上表贺喜。各省督抚，也是电贺的电贺。太后又叫了几个班子，在春暖园演戏。亲王大臣都赐了宴，便是水仙花、灵芝草，都加了头品顶戴。热热闹闹过了几月。正是：

大富贵亦寿考，赢得几时春梦好，念到国亡家破日，铁石也应泪稿。不是钧天哀怨，顽石精灵，怎够得素手蛾眉，搅得江山觉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 痛国难假扮歌妓 探宫帷巧遇嬖优

话说那时有个女子，姓金，名瑶瑟，自号花溅女史。天性伶俐，通达时情，又喜得一副爱国热血。前在海城做了个女子改造会领袖，后又往美洲留学三年。因见中国国势日非，灭亡祸害便在眼前，即时邀约同学数人回国，在京城运动一番。止是政府诸人，好比傀儡一般，又顽又愚。日日吃花酒，玩相公，或是抱着姨太，国家事情丝毫不管。不得已，心生一计，便在京城妓院学习歌舞。又加姿色娟丽，谈笑风雅，歌喉舞袖，无不入神。京城内外，都大大地震动起来。

一日，日本公使夫人要请胡太后吃酒，即时嘱咐两个二毛子，在京城叫个顶上歌妓。两个二毛子得了这件差事，往各处打听一番，回覆公使夫人道：“我国妓女倒多得很，止是有色无艺，有艺无色，好生难得齐整。现今止有个金校书，色艺俱全，十分了得。平日身价很高，什么亲王大臣，见面都是难的。倘若夫人叫他，或者不敢不来。”正说之间，忽值公使在旁，闻听这言，慌忙止住道：“不可，不可！我在福亲王家吃酒，也曾见过。这妓女色艺虽佳，却有好些毛病。若有半分不合意，便是民贼奴隶的大骂。平日金玉其声，轻易不肯开口。倘若高兴一唱，悲歌慷慨，满座为之下泪，竟似伤时狂士一般。这个使不得，这个使不得！”夫人闻听这话，好生诧异道：“中国妓女中竟有这样人物！”忽又想道：“这也怪他不得。我国维新时节，

也是有的。我今倒要叫来看看。”即吩咐二毛子道：“可传我的意思，请金校书前来谈谈，切莫说叫他二字。”二毛慌忙答应去了。

却说金瑶瑟在妓院屈辱已久，想把那些亡国奴隶鼓舞起来，却又是些麻木痿痹，拉扯不动的，心中好不悲愤。正想得个机会，再设方法。忽闻日本公使夫人请他说话，满心欢喜。即时叫副马车，跑到公使馆前。下得车来，止见公使夫人已在门前等候。瑶瑟慌忙行个西礼。来到客厅，彼此坐下。瑶瑟又操着日本话，寒暄几句。公使夫人惊道：“娘子几时到过敝国？”瑶瑟道：“四五年前，曾到贵国留学一年，后来是由贵国到美洲的。”公使夫人慌忙起敬道：“呵呀！原来是留学生。失敬，失敬！”瑶瑟也谦让一番，彼此复坐下。

少间，谈及时势。公使夫人叹道：“唉！贵国生死存亡，全靠你们留学生了！贵国官场是不中用的。我们旁观人，好生气煞。”瑶瑟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我国留学生虽多，却都没点实力，那像贵国维新时节，那般志士的赴汤蹈火气概；二来我国政府，拿着一般学生当着乱臣贼子，杀杀斩斩，好不狠毒。唉！夫人，敝国与贵国是个兄弟邻邦，两下唇齿相依，都是有关系的。所以我敢倾心吐胆，对夫人说，据今日时势看来，欧力东渐，黄种势力日日弱小。咳！这个机关，止算东亚全局的兴亡了。”说罢，两泪汪汪，如滚而下。公使夫人也是个感慨不已。复问道：“娘子既有这番热血，为何又失身在妓院里？”瑶瑟长叹一声道：“唉！夫人那里知道，我本想在畜生道中，普渡一切亡国奴才。那知这些死奴隶，都是提拔不上的。”公使夫人又起身致敬道：“难得，难得，难得这副爱国心肠！我今问你，今日尚欲怎样？”瑶瑟道：“国家事情倒多得很，止是须人辅助，独



力难支，奈何！”公使夫人慨然道：“我虽不才，愿助一臂之力！但不知现今有甚良策没有？”瑶瑟大喜，即时俯伏在地，拜了又拜。公使夫人慌忙回礼道：“娘子何必如此！有事止管说来，决不相负。”瑶瑟道：“于今一不要夫人伤神，二不要夫人淘气，只要如此如此，我全国便感恩不浅。”公使夫人闻言，踌躇一番，复慨然应许道：“使便使去，便有国际交涉，我自当罢！”商议已讫，忽报胡太后到了。日本公使夫人慌忙使瑶瑟避至后房，自己具礼服出迎。

止见太后下了凤辇，侍女鱼贯相从。见了公使夫人，大笑道：“咱们是邻国，怎么这样客气来？”公使夫人也满脸赔笑，恭维几句，请到后厅，献了茶。公使夫人问道：“请问陛下，近日俄国交涉是怎样办的？”胡太后笑道：“那个事情，让他们底下人做去罢，咱们那里管得许多！”公使夫人闻言，暗暗吃惊。少间，太后又问道：“咱们不知道贵国与俄国交涉，又是怎样办的？”公使夫人道：“大约总要开战才好。”胡太后作色道：“呵！这开战，是不好耍的！咱们意欲和贵国调停调停，不知道贵国怎样意儿？”公使夫人笑道：“是的，是的。多谢陛下盛意。”正说之间，忽报各国公使夫人都到。日本公使夫人慌忙出迎，请到厅内，与太后相见。彼此用翻译问答一番，即有几个二毛子把酒席摆上。胡太后坐在上面，各公使夫人都排坐两旁，欢欢喜喜，互酬一番。席间，日本公使夫人起身对太后说道：“敝国有个妓女，姓内田，名金子，学得贵国一些歌唱，又通贵国言语。意欲叫出佐酒，不知陛下钧意如何？”太后闻言，喜道：“好，好！咱们正想这样。”日本公使夫人即对待女说道：“快叫内田君出来。”

不一时，止见里面一位女子攀帘而出。头戴意大利精细